







鈍硯居

五

黃壽鳳題於

士礼居



鈍硯卮言引目



窮居觀化時有會通或茗椀清談博軒渠於座客或豆棚閒語矜炙輒於鄰童彙而筆之略成篇段自矚鈍硯之難穿聊效卮言之日出如日窮理格物則吾豈敢肯道光戊申春正月元和錢綺自識

天地皆右旋論 十則

辨九重無宗動天

日說

日月食喻

辨月中非地影

辨恆星不以地為心

考諸曜大小遠近

辨三際不皆在月輪天下

天象變異論

四元行論

四元行上升論

氣光聲論



輿地形勢論

地面積土論

潮說

江河說

大川之委必有積沙論

水性辨

海水味鹹由火論

井水溫涼辨

天地圖方位不同論

開闢說

混沌說

中國為天之肖子論

古今大轉關論

自鳴鐘說

物肖所生說

亂世天道論

鬼神論

志氣論

理欲論

釋名

釋文

八股取士論

卜筮記

指南針記

定西針記

西術辨

天虛地實論



男樹恩校字  
姪榮高覆校

鈍硯卮言



元和錢綺箬

天地皆右旋論 十則

歷家以日月五星為右旋此但為步算立法故借其退  
數言之其實未嘗不以日月五星為左旋也 凡左旋右  
面北言自右至左日左  
旋自左至右日右旋 以余論之日月五星實皆右旋  
非特日月五星右旋即恒星天亦右旋非特恒星天右  
旋即地球亦右旋余之為此說也鮮有不以為怪誕者  
請備論之天有九重最遠者為宗動天其次為恒星天  
其次為土星天其次為木星天其次為火星天其次為  
日輪天為金星天為水星天最近地者為月輪天此歷



家之說古今相同者也姑以利瑪竇之說計之月輪天距地最近約距四十八萬里月輪以上諸天遞展遞加至恒星天約距地三萬萬里若以諸天爲左旋地球爲不動則一刻中月行約三萬餘里恒星天約行一千餘萬里雖天行至健不應若是之不可思議故厯家以爲諸天之行愈遠愈速余則以爲愈近愈速宗動天寂然不動爲羣動之主恒星天一歲行五十一秒土星天一歲行十二度有奇木星天一歲行三十度有奇火星天一歲行一百九十六度有奇日輪金水天一歲一周月輪天一月一周厯家說本如此然彼用退數今卽以爲實行皆是右旋至地球則右旋極速一日一周而卻不

### 離本處

諸天運動厯家以右旋爲借余以右旋爲真厯家以愈近愈速爲借余以愈近愈速爲真何以喻之譬如置水大缸中以竹竿旋之缸邊之水其旋必遲漸內則漸速近竹竿處則愈速至中間之微芒一點則雖極速而常在本處宗動天缸也日月諸星缸水中之浮物也而地球則缸心中之微芒一點也惟宗動天不動諸星日月則其動以次而速至地球則速至無可速而反若不動或曰愈內愈速何以極速者反若不動解之曰以旋轉一周而言則愈內愈速而所旋轉之處則愈內愈微水之旋也近缸邊處一須臾間其動以尺計近中心處則



一須臾其動以寸計更近則以分計以釐毫絲忽計至中心之微芒一點則并釐毫絲忽之動亦無可計矣此亦猶南北極爲天之樞至動而反謂之不動也

或曰九重天惟宗動恒星日月以地爲心至五星則皆以日爲心歷家之說皆如此若地爲至動則九重天皆以地爲心而五星之行何以有遲留伏逆日缸水之旋也因竹竿而旋非因微芒一點而旋也因竹竿而旋則缸中之浮物有環繞於微芒一點者亦有環繞於竹竿者因其環繞於竹竿而自微芒一點視之遂見有遲留伏逆之異然則以地爲至動於五星以日爲心之理亦不相背也

恒星亦以日爲心詳見後論

或曰恒星五緯之運行非明歷學者未易猝曉若日月之東出西沒則有日共觀惟其東出西沒故謂之左旋今子以爲實右旋則日月當西出東沒於理實不可通解之曰日月之東出西沒自地球上視之也余以恒星諸曜及地球皆右旋而愈內愈速則地球之右旋速於日月日月之右旋遲於地球故人在地球視日月反見其東出西沒矣

或曰古人言天動地靜惟地靜故爲萬物之所附麗子以地球之動爲至速則附於地者皆將顛覆眩亂何以不然解之曰天動地靜言其德也亦猶地未嘗方而謂天圓地方也地體旣爲圓球大氣包舉萬物皆趨重地



心故上下四旁皆爲萬物所附麗此以爲上彼以爲下  
彼以爲上此以爲下周圍皆然何虞顛覆譬如人坐大  
舟順風颺帆但見舟外之物遠近移易而視舟中之物  
各居其所遂不覺其動况九萬里之大地物之附麗者  
各居其所何虞眩亂乎或又曰附麗於地者固不覺地  
之動矣設鴻鵠高翔百仞離地既遠將倏忽不知其處  
今何不然曰地之動氣爲之也猶缸心之微芒一點乃  
水之旋非微芒一點之自旋也諸曜離地如是之遠尙  
與地俱旋而不過有遲速之異鴻鵠雖翔百仞仍在氣  
中與人處地上而不覺地之動實無以異  
物在氣中與地俱轉而物不自知此理卽小可見今有

飛蟲蠅蚋諸物在舟中舟行雖速而飛蟲蠅蚋翔舞嘅  
食欲止則止欲去則去游行自如蓋舟之行必挾氣以  
俱行惟其挾氣俱行故諸物亦翔舞氣中如在不動之  
處不然則舟之行與諸物之飛約畧相等必至欲向前  
而不前不欲向後而自後矣不特舟之行舟中挾氣凡  
物之動其旁皆有氣隨之故人疾趨過案而紙爲之翻  
車疾馳於道而塵爲之起扇之有風亦扇旁之氣也知  
凡物之動皆有氣而人物之隨地俱轉不至眩亂顛覆  
又何疑焉

地球之動不離本處缸水而外更有可取喻者譬之於  
磨磨雖旋轉而磨之位置未嘗移易也恒星七政則如



人之環繞磨外遠近不同或數步或數十步或數百步  
離磨愈遠則其圈愈大人之行步與磨之旋轉雖同一  
遲速同一右旋而人之環繞於磨外者必不能追及於  
磨故自磨上視之不見人之隨磨旋轉而反見其退而  
左旋且近者左旋稍遲而遠者左旋愈疾而五星之行  
又如別環繞於磨外之一人而不以磨爲心故自磨上  
視之又以遠近別生遲疾矣

地右旋故地上之物皆隨地右旋而物之動者右旋更  
速於地水之自西而東抱地旋轉萬古常流西未嘗竭  
東亦未嘗溢非特此也在人亦有可驗者人之行右足  
居先吾吳閶門大街往來之人摩肩接踵而自東之西

者在道北自西之東者在道南判然分界稍一錯亂則  
擁擠不得前蓋一往一來各順右足之勢一處如是卽  
知處處如是特往來之人不多則任意游行不拘一定  
耳或曰水之流自右向左人之行不必皆自西向東未  
足爲右旋之證不知人之營求初無定向而動必先右  
已可證右旋之理卽以人之營求論亦畧有可證者中  
國與海外諸國互市中國人常往市於東洋而東洋人  
不來市於中國西洋人常來市於中國而中國人不往  
市於西洋此亦地勢順逆使然右旋之證又其一也或  
曰往市東洋者必仍歸中國來市中國者必仍歸西洋  
亦不足爲右旋之證曰往而必歸者情也往而有所趨



者勢也附地者之右旋論其勢非論其情互市之仍歸本國亦猶往來大街之人自東之西者未嘗不可以至道南自西之東者未嘗不可以至道北也

海外諸國往來互市既皆由西而東卽其風俗教化亦莫不然朝鮮自箕子始封夷俗丕變至今國城外猶存井田遺制名曰箕田流求東南一小國衣冠文物畧如唐制日本自唐代遣侍子入監漸染華風近今益盛書籍之多反有中國所遺佚者中國之教流行於東者如此佛教出自西竺萌芽於漢至南北朝而大盛唐之九執厯亦來從彼土至明初而有回回厯至明末而有歐邏巴厯則其來爲愈遠矣歐邏巴人之來也本借厯法

爲名欲行其天主耶穌教歛縣徵士楊光先曾著不得已一書揭其陰謀而貪愚無恥之徒傳習者不少西方之教流行於中國者又如此非風俗教化亦隨天地之氣而右旋乎余論天地之右旋而及此亦有所不得已覽者或喜其精確或病其穿鑿姑皆聽之

余蓄此論於胷已十年思之不疑然後筆而出之猶以古今中西之論厯者皆未言及爲嫌後得西洋人蔣友仁所譯地球圖說備列西土諸家論七曜次序中有一條云第三瑪爾象論地爲六合之中心不距本所每日旋轉一周於南北兩極地周圍太陰太陽及恒星旋轉太陽周圍水金火木土之輪雖不云地右旋而每日旋



轉一周其爲右旋可知余得彼說可爲證據彼得余說亦可藉以闡明又有第四歌白尼之說爲近時推算所用與余說似同實異附辨於後

歌白尼之說置太陽於宇宙中心常靜不動諸曜及地球皆環繞於太陽是亦以地球爲動然彼以地之動爲環繞吾以地之動爲不離本處夫以地之動爲環繞則地之升降倍於地距太陽之數而人自地上視南北兩極將忽高忽下忽左忽右矣彼又謂恒星亦常靜不動則人自地上視恒星升降皆非平行而中國視近南極諸星常隱不見者有時見近北極諸星常見不隱者有時隱矣蔣友仁證明其說謂諸曜皆動斷無地球獨靜

之理夫地球無獨靜之理豈太陽與恒星反有獨靜之理乎借矛刺盾不攻自破今疇人子弟依其說推算者或因其立法便捷耳



辨九重無宗動天

人目所見至恒星而止而歷家皆以爲恒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余則以爲恒星之外更別無天蓋宗動之名本爲歲差而設人於地上視恒星在黃道每歲東移五十一秒在赤道則經緯之差不等遂謂別有一天爲羣動之主其實恒星之差以人目所見而定則宗動天卽地球之本體非果有是天也或曰天之運行有南北極不動之兩樞古今恒星離不動處有遠近而不動處終古無高下則此不動之兩樞必實有一天安得謂卽地球之本體乎余曰此言也正可以證吾地球亦右旋之說也蓋惟地球右旋故亦有不動之兩樞而地球之兩



樞與恒星天之兩樞古今漸差歲差之生實由於此凡人視諸物運動必有一不動者爲之準所謂不動者卽身所立之處也若身在舟中則見舟以外無物不動所不動者惟舟而已故人身在地上不得不認地爲不動旣認地爲不動則地球之兩樞非轉運之樞不得不別立一宗動天爲之準而不知恒星之差實以地球兩樞爲之準不必別有宗動天也或又曰子前論地球之旣以宗動天譬之缸以地球譬之缸水中心微芒一點矣今又以宗動天爲無先後矛盾何所適從曰以水之旋喻諸天不得不設宗動天爲缸以明之其實諸天以氣相運非如水之必貯於缸也朱子語類云諸天愈遠

愈轉得緊至第九重天想只成硬殼相似豈天果有殼乎西人又謂宗動天之外更有至靜天南北歲差天東西歲差天共爲十二重天夫惟至靜爲羣動之宗故曰宗動而南北東西兩差皆因不動處而見則至靜及兩差天更不必設且諸天重數因諸曜運動不齊遠近互異故各名一天並非實有其質利瑪竇謂諸天層層包裹若葱頭皮皆堅硬而日月星辰定在其體如木節在板第天體明而無色如水晶琉璃之類又云第九重無星水晶天帶轉下八重天利氏爲西人入中國之祖其言天乃可笑如是而徐光啟輩猶謂西人天學之精遠勝古人欺人乎欺天平直自受西人欺耳



日說

天下萬有無不以日爲宗主天地之有日猶人之有心也一出入而爲一日則晝夜因乎日矣與月會而爲一月則晦朔因乎日矣與天會而成一歲則四序因乎日矣析十日而爲幹析十二日而爲枝而六十甲子由是名焉矣今日之日躔非昨日之日躔而三百六十度由是分焉矣今月之日躔非前月之日躔而十二宮二十四節氣由是別焉矣今年此日之日躔非去年此日之日躔而歲差五十一秒由是著焉矣日與月會有朔虛日與天會有氣盈而三年一閏十九年一章由是立焉矣日出入相對而東西南方位準之日行春秋分爲



赤道而南北兩極應之日歷冬至爲黃道而月與五星之行隨之日出地平則爲旦入地平則爲昏物非日何由見日漸北而近爲春夏日漸南而遠爲秋冬物非光卽日光也日之陽氣散而爲火蒸而爲水煉而爲金激而爲電映而爲虹霓變而爲彗孛爲天裂爲地火爲海燒一切有光之類無非日之光也持明鏡於漆室之中不能照物置瓦釜於秋陽之下可以得火

凡物之光潔而中窪

者對日則反射之光聚而猛烈以引火

物置光中皆可得火不獨陽燧鏡然也

天下形形色色無一不賴於日無一不成於日則天垂象則以此也嚮明而治嚮以此也出而作入而息作息以此也使天下而無日則茫茫宇宙荒荒古今萬有且無一有矣以爲宗主豈不信然



日月食喻

日月經度相同爲朔相對爲望然平時之朔經度同而緯度不必同平時之望經度對而緯度不必對惟入交之限經緯度俱相同則月掩日光而日爲之食經緯度俱相對則地掩日光而月爲之食此理世俗不易明惟設喻可以明之蓋月本無光借日爲光今試以日譬之燭以月譬之鏡以地譬之球鏡離球近燭離球遠皆繞球旋轉若鏡與燭俱在球上而鏡影不遮球則自球上視之仍見燭光猶平時之朔日月經度同緯度不同而日不食也若球與鏡燭一線相值鏡影適當球則燭爲鏡掩而無光猶朔日經緯度俱同日爲月掩而日食也



鏡在球上燭在球下而球影不當鏡則自球上視之仍見鏡受燭光猶平時之望日月經度對緯度不對而月不食也若鏡與球燭一線相值球影適當鏡則燭爲球掩而鏡無光猶望日經緯度俱對日爲地掩而月食也

球上球下亦就人所處言之其實周圍皆可居人上下原無一定故或日食在夜月食在晝此處不見彼處自見之

也或曰燭之照鏡雖偏亦見全光何以月在朔後必以漸生光至望始滿望後又以漸而闕乎日月本渾圓如今之天圓鏡朔日日光全照上一面地上不見自朔以後漸轉在側至望而日光全照下一面自望至朔亦然其實受光之處總居渾圓之半也或又曰日行地下既能上照宜全天有光何以只照星月曰天本無質何

由受光星月有質故獨有光譬如持炬火行曠野遠望空處茫然昏黑若有牆壁光即映之矣或又曰地影遮月而月食何以不見遮星而星暗曰地球之影名曰闇虛月距地近故能入闇虛星距地甚遠闇虛已盡故影不能遮星或又曰燭中物影愈遠愈大何以反不能遮星曰大凡光體小物體大則其影愈遠愈大若光體大物體小則其影愈遠愈小譬如燃燭於室以徑尺之物離燭數尺映於一丈外之壁其影不止徑尺若以小針亦離燭數尺映於一丈外之壁必不見有針影矣蓋日大於地月小於地三者實徑不同而遠近互繫適相切直地之影漸遠漸小至月則適與月等日遠於月故人



視日之體亦適與月等惟地影僅與月等故月輪天以  
 上其影愈小至火星天已無闇虛之影矣五星中金水最卑然附日  
而行其圈度不能包地有合總之日食必在朔月食必  
伏無對衝故舉火星以見例在望朔字從月從苜苜即逆本字以臣犯君故謂之逆  
 望字從亡從月從壬壬象人挺然而立臣對君則其勢  
 自失故以亡月為義說文別作朧字反失本義朔望二  
 字本取象於日月食其泛稱朔望者乃由日月食而推  
 及之也

辨月中非地影

古人及西人之初至者皆言月中暗翳處乃大地山海  
 之影月體如天圓鏡望時日光自地底仰射如火對鏡  
 月之照地如鏡照物對地空處則明對地實處則暗其  
 說非也地體渾圓如球並無空處若以空處為海海在  
 地面至深處諒亦不過數十丈於三萬里之厚地曾無  
 增損日在地底既不能穿地照海海影何由上映於月  
 其謬一也中國地形東南南海近西北海遠今月之暗處  
 多在東南明處多在西北與地形卻相反背其謬二也  
 月在地面旋轉在東則照地東面之影在西則照地西  
 面之影明暗處應隨時轉移南北緯度亦然今自東升



以及西沒明暗有定方不見轉換出入於黃道南北其影亦同其謬三也日光徧射爲地影所蔽處歷家謂之闇虛故平時望日日月對度而不同道月得受日之全光若對度而復同道則月入闇虛而月爲之食今以月中暗處爲卽地影將何說以處月食其謬四也其後西人言月體雖圓其中自有高低陰翳之處正如日中有黑點此說得之惟日中黑點二十八日轉換一周而月中暗翳不變此或陽動陰靜自然之理

辨恒星不以地爲心

占候家言心宿三星宜曲不宜直河鼓三星宜直不宜曲其餘以明暗遠近定吉凶者甚多又康熙中測定北斗七星皆第二等乾隆初測得北斗七星天樞星爲第一等餘六星皆二等以今測視斗柄瑤光星明大與天樞同爲第一等而天權星稍小爲第三等夫恒星經緯有常度大小有常等不應變動無定余曾與馬遠林孝廉論及不得其說時遠林之戚管辛楣在座言恒星各有小輪有小輪故有高卑星行小輪高處則距地遠而大者變小行小輪卑處則距地近而小者變大相距遠近亦然此論實古人所未發然余竊意五星之遲疾順



逆大小遠近皆由以日爲心而生無所謂小輪不應恒星反有小輪竊意恒星亦以日爲心不以地爲心與五星同理惟五星之圈度小加減太陽距地則自地視之遠近迴殊故大小遲疾之差易見若恒星則距地甚遠較太陽之距地積至二萬餘倍加減太陽距地不及萬分之一故高卑之差甚微不能入算而其大小遲疾則畧有可辨以此知天本無質恒星在天各有自行之度非如稱星之釘在一處動必俱動也

諸曜大小遠近考

天象高遠不能操丈引而量之古人日月徑千里天去地九萬里諸說固屬無稽卽西法所推各曜距地遠近及形體大小亦不足據而談天者往往爲其所愚以爲得之實測不知西人之說已各自不同利瑪竇謂宗動天距地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餘里恒星天距地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餘里土星天距地二萬零五百七十七萬餘里木星天距地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餘里火星天距地二千七百四十一萬餘里日輪天距地一千六百零五萬餘里金星天距地心二百四十萬餘里水星天距地心九十一萬餘里月輪天距地心四



金匱要略  
十八萬餘里其言諸曜大小土星大於地九十五倍木星大於地九十四倍火星大於地半倍日輪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地大於金星三十六倍地大於水星二萬餘倍地大於月輪三十三倍恒星分爲六等第一等大於地一百零六倍至第六等亦大於地十七倍而蔣友仁所測則謂日距地三萬一千五百十五萬里月距地八十三萬餘里其言諸曜大小則日大於地一百倍月小於地四分之三土星木星俱大於地十倍火星小於地五分之四金星與地相等水星小於地三分之二而厲之鏗絳緯瑣言又云日輪天距地二萬三千六百三十五萬里宗動天距地一百十五萬萬里各說不同如

此而其所以不同之故究不可盡曉今余既有天地皆右旋之說則恒星七曜皆可以地球比例用四率法算其遠近大小蓋地球九萬里每日右旋一周恒星七曜右旋之度雖多寡不齊亦皆約爲日行九萬里乃以各曜右旋之度化所當地球上里數爲第一率地周九萬里爲第二率地半徑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五里爲第三率二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第四率卽各曜距地心之里數依法算得月距地心三十九萬里日距地心五百二十三萬里恒星天比日距地心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倍五星須加減日距地心算其高卑中距金水二星又須以合伏日時算其圈度大小其法較繁今姑約



畧計之以五星之距日比於日之距地土星爲二十九  
倍木星爲十二倍火星爲二倍金星爲十分之八水星  
爲三分之一如欲求日月實徑則以地半徑爲第一率  
日月視徑各半度化里爲第二率日月距地爲第三率  
亦如前法算得日實徑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七里月實  
徑三千四百里以上諸數皆以每日行九萬里爲限雖  
亦不免於鑿較諸西人諸說似爲簡明有據然天究不  
能操丈引而量會其大畧以明五星所以有遲疾交食  
所以有淺深之故勿泥勿忽斯無弊耳

言天地而必計其大小遠近之里數本屬極愚亦猶  
以管窺天而曰天之大大如管者幾萬萬以蠡測海而  
曰海之大如蠡者幾萬萬也此等陋說創自西人好  
奇者從而和之實爲有識者所笑余乃尤而效之未  
免更愚更陋然舉謬見以證其謬正可見其皆不可  
通故屢欲刪去仍姑存之以爲穿鑿者鑒



辨三際不皆在月輪天下

西人皆言地面以上月輪天以下分爲三際近地面者爲溫際不寒不熱萬物資生溫際之上爲冷際冷際之上爲熱際冷際極寒熱際極熱皆在月輪天下余謂非也三際之分必因日月與地日陽精日所行之天卽爲熱際月陰精月所行之天卽爲冷際地面之上則爲溫際純陽純陰不能生物必相和而後能生蓋地爲大質一切萬有皆趨重於地日之純陽下趨而入純陰復與純陰下趨至地陰陽相和合而爲溫此一定次序可以理格者若使三際皆在月輪天下則月爲純陰反近熱際理不可通又熊三拔泰西水法言凡雲氣挾水上升



金石錄言  
至冷際則成雨夫氣挾水升氣輕水重漸漸相離氣不能挾水卽降爲雨不必定至冷際且熊氏自言高山之上下瞰雲雨豈山之高者已出冷際之上乎或曰夏月高山之上必較涼於平地安見山之高不能到冷際曰平地熱氣相逼愈見爲熱山頂則四面下隕且高處多風可散熱氣故覺稍涼人居湫隘之室則熱甚居廣廈之中則熱稍減同一烈日中過牆壁之下則熱甚行疎曠之地則熱稍減亦其理也豈必高山之近冷際乎

天象變異論

天象之變異因乎人不因乎天自人視之以爲變天實未嘗變也日月薄食五星凌犯皆可以厯算求亦有厯算所不能求者如彗孛欃槍蚩尤旗白虹貫日日黑日青日赤如血兩月並見兩日並出之類變端不一皆是下界沴戾之氣所積而成其國之人見此變異便爲咎徵其實皆非真象譬如同一燈火平人視之清明光潔其人或有濕疾視之則成黃色而模糊或有熱疾視之則爲紅色而光芒四出或氣虛神散視之則成兩歧此皆因人變易非火之真形也一國之人禍福相同如合成一人故一國有咎如一人有病所見相同其實諸變



異皆因乎四行四行之爲變異卽因其國其人之戾氣  
故曰天之變異在人不在天也或曰薄食凌犯旣可以  
厯算求則天運有常人主不必修省咎徵旣爲戾氣所  
致則天象已定修省亦無及子之說將爲天變不足畏  
者所藉口曰賢君本無時不修省豈有天變顯示而反  
漠然置之者人主事天如父父有怒卽非怒我我敢戲  
豫於其側乎咎徵旣因戾氣而致卽可因順氣而弭天  
之視人主亦如子子有過而怒之子改過而有不喜之  
者乎况天變在人不在天則以人感人其應尤捷故明  
盛之朝未嘗無變異轉移速而沴戾之消亦速耳亂極  
之世亦有時不見變異此如人之病深入膏肓反不自

覺其苦耳或又曰子所言但咎徵耳若爲休徵則又何  
說以處之曰休徵本非聖王之所重景星卿雲諸瑞雖  
或述於古書而亦皆人之順氣所致卽可以咎徵還證  
之譬如人有欣喜之事則庭前花草愈形妍媚堂中燈  
燭倍見輝煌况國家興亡相代彼之咎徵未必非此之  
休徵故彗爲災星而除舊卽所以布新以此類推可矣



四元行論

中國言五行西人則言天地祇有四元行謂造物之生  
萬物如大匠之作宮室器用土木金石物具而後攻之  
造物之主備大全能能以無爲有其始有之物爲元行  
元行四一日土二日水三日火四日氣因之以爲體而  
造萬物非獨爲體而已既生之物不依四行不能自存  
不賴四行不能自養四行充於地中發於地上至廣至  
足至切至急西人之論如是與古人五行之次不同蓋  
五行中之金卽土之堅凝者五行中之木又萬物中之  
一物而不可謂之元行物非火不化非水不滋非土不  
立非氣亦不生故氣行又爲四行中之最先古人以陰



陽二氣居五行之先則五行皆由氣而生氣自氣而質  
自質彼言其元故卽以氣行配三行四元行言其體五  
行言其用其理原無二致佛經亦有地水風火之說地  
卽土風卽氣也至邵康節改爲水火土石非體非用毫  
無取義斯爲妄改古人成說矣或曰天下物理皆垂象  
於天天有日月象陰陽也天有土木火金水五星象五  
行也五者皆垂象於天不得謂五行非皆元行曰星辰  
之名由人所定恒星中有指事物者有象形者有以人  
名者皆是既有是事既有是物既有是人而名之非星  
之果爲是事是物是人而有也然大理星明則刑憲平  
箕星直則五穀熟王良星動則車騎滿野既有是名卽  
有是應天象實因乎人心古以二十八宿定各州分野  
今刪去分野之說而分野遂不應五星之分屬五行而  
各有所應亦如是而已矣地有五行之名而緯星適有  
五卽以五行配之非五星之果因五行而有也如五星  
之性果應五行則土質最重何反居最高火性炎上何  
以居第三且火之陽旣秉乎日水之陰旣秉乎月何以  
復有水火二星然則西人四元行之說不爲不精不爲  
不確不必因習聞五行之說而疑之也



四元行上升論

四元行有循環相生之理交錯相成之用土行爲三行之所由藏氣行爲三行之所由運火行熱熱則蒸而爲水水行濕濕則鬱而爲火四元行彌滿大地之中其升也則爲雨露爲霜雪爲霧爲雲爲風爲沙爲雹爲雷電爲虹霓爲奔星彗孛諸異象四行中氣火二行輕水土二行重氣行向上挾水而升積爲雲氣漸升漸離氣不能挾水降而爲雨春秋氣和水之降有漸故雨細密徧十百里夏月氣猛挾水必盛離地不遠卽便下降故雨點粗大隔隴分畦晴雨各異冬月氣弱必遇稍溫然後得升或陰雲數日始能成雨寒盛之時水離乎氣凝而



成雪雨點本圓一一凝沍圓體必以六圍一故雪花六  
出四元行本彌滿地面無時不升晝時爲陽光所逼水  
氣無由沾潤夜則陽光旣斂又無雲翳散布爲露寒則  
爲霜或水行旣微氣行尤微不能挾之以升則迷濛丈  
尺之間而爲霧氣行挾他行旣微橫行地面則爲風卽  
挾水行而地面燥乾過甚水行卽消亦變爲風挾土行  
多則爲實沙火行不挾他行則爲海燒爲夜明水氣不  
散日光射之則爲虹霓或轉相映射則成兩虹三虹夏  
月之雨亦有因乎龍者然龍爲神物亦必挾水上升始  
能成雨而水之升必與氣火土俱龍雖神靈亦血肉之  
體故性畏熱熱極則挾窖藏及陰谷不消之冰而爲雹

夏月氣猛挾火土必多其光爲電其聲爲雷火土相薄  
激爲霹靂土經火鍊卽爲雷楔人物沴戾之氣兩相感  
觸卽爲雷擊亦或有神物藉之銳喙肉翅要是龍類或  
有火土自升不遇陰雲不成雷電空際直上久而相薄  
便爲流星與電同理俗稱星移又其盛者有聲有光落  
而成石與霹靂同理俗稱落星恒星有定數有定位終  
古常然豈有或移或落之理又有氣火升至極高久聚  
不散結爲客星借日之光而成彗孛或聚於恒星散成  
芒角其餘天象之變皆因四行而成此皆熊三拔水法  
或問所及論極精確因蒼粹附益貫串成篇以爲格致  
之助熊氏又以雪水融化必有微細沙土爲水升必挾



土行之證此卻非是蓋雪中沙土由地面輕塵因風颺起若是雨天遇濕則重而卽降不入雨中惟雨旣成雪則濕潤斂藏輕塵得入故北地風沙多雪水融化或有沙土南方雪水則沙土絕少熊氏又謂夏月之氣鬱積濃厚其勢專銳騰上愈速入冷際愈深故雨點大若抵於極冷之處便疑爲雹其說亦非夏月空際雖不如地上之熱而水之成雨不必至於冷際詳三際辨蓋三時氣緩而薄薄則輕故必升至高處方降爲雨夏月氣猛而厚厚則重故升不必高卽能成雨冬雨散夏雨促亦其驗也至雨雹之理自以龍挾冰升爲確

### 氣光聲論

天下之至空虛而至博大者有三焉曰氣曰光曰聲氣之情狀於四元行論之矣猶未盡也氣在空中無有間隙無有窮極彌滿天地無微不至雨孔之器閉其一孔水不能入氣拒之也器中水滿閉其一孔水不能出氣攝之也吸水之筒一指闔闢聲如吹噓氣自孔出尤其明驗萬物之生長皆賴乎氣故氣必溫冬月降雨必先溫暖氣乃得升礎潤而雨非石之生水乃由溫氣外薄石性堅冷不能收入故濕潤如汗夜之有露著於草木亦溫涼相薄也然氣之真無形凡爲烟爲雲霧爲風霾者皆雜以水火土三行而非氣之真也天地區分七曜



旋轉皆恃此氣故氣最有力試以皮球實氣氣不洩雖百鈞之重不能壓之使扁人持葢從高處躍下則葢爲氣吸而人不傷萬斛之舟風迅則一日千里風之力卽氣之力也氣在地中鬱而欲出或爲地震崩撼山岳或爲地裂傾陷室廬氣在水中激而鼓盪小爲波濤大爲潮汐氣之爲力如此其在人也一身之氣口鼻呼吸與天地之氣相爲貫通呼則一身之氣由內而出吸則天地之氣由外而入循環無端連綿不絕如其不然則一身所容之氣有幾平人一晝夜三萬六千息但見其出不見其入而氣之盡亦甚易矣氣之出入鼻主之口輔之氣爲人之所以生故人之結胎鼻最先成始祖謂之

鼻祖畫家傳神必先繪鼻亦取此意何以見口爲之輔口與鼻竅相近掩其口而氣可出入於鼻掩其鼻而氣亦可出入於口口之宣言由乎氣故曰辭氣然氣究以鼻爲專司故五臭之氣惟鼻覺之而口不能辨也氣雖出入於口鼻而流行實周於一身故心有念慮達之於體而目爲之視耳爲之聽手足爲之持行心與身之相通無非以氣通之人與天地之相通亦無非以氣通之氣之在人者如此在物者亦可知至於鳶飛魚躍之機化育流行之妙與夫浩然之塞乎天地者則有前聖賢之言在矣光與聲亦皆氣爲之也日爲純陽之氣凡光之類皆因乎日日輪行天遍照宇宙夜行地下月受日



光亦遍照宇宙無月時星光亦能照地雨前雨後水氣  
映日暈爲虹霓隙光之中微塵浮動靜坐諦觀閃爍成  
彩雲之爲霞星之成孛皆日之光也火者日之餘日光  
而外莫甚於火凡物皆限於體惟火則體小者光亦大  
故篝燈如豆光盈一室海船失火明照千里凡物分之  
則少惟火則愈分愈多故秦宮連雲燼於一星之燄唐  
廷鑽燧散爲萬戶之煙火力最猛故鬱攸所冲可倒牆  
壁大礮之發能洞堅城火性最烈金可以鎔石可以爛  
水可以沸生者可使熟濕者可使乾寒者可使燠有者  
可使無堅者可使柔柔者亦可使堅散者可使聚聚者  
亦可使散變化神速故曰火化火之功用不亦大哉物

之影皆生於光然影有二種有遮光之影日下燈下暗  
肖物體者是也有對光之影水中鏡中顯呈物象者是  
也光之轉攝者物影必反塔影入室映於牆壁影皆倒  
懸人坐暗室視隙光中人物往來其影東西相反陽燧  
鏡中視人旁過旣倒且反皆因光之轉攝也然影卽不  
由轉攝亦本相反置橫表於豎晷以觀日影朝暮影短  
日中影長日愈高則影愈下也置直表於平晷以觀日  
影朝則影在西暮則影在東日左移而影右移也水邊  
樓臺影皆倒懸臥鏡於平案照壁上之畫影亦倒懸可  
見凡物之影無不反者人之目中本自有光故閉目暗  
室常見光暈童子至夜必見無數小圓光點五色陸離



搖動變化十餘歲後漸不復覩蓋童時心神未定光燄常游行目前故謂之心光清淨出世之人心無外用光從頂發佛頂所繪圓光是也人之目力近者見大遠者見小視近則所見之地少視遠則所見之地多故豎指目前可蔽層樓百里景物收於甕牖船行江心自南岸視之疑其近北岸自北岸視之疑其近南岸尤其明驗水晶玻璃爲鏡凹則能縮大爲小凸則能展小爲大凹凸二鏡並置一筒則百里外之物如在目前西洋所製窺筩是也置錢盃中平坐視之錢爲盃邊所蔽注水盈盃則影浮而錢見矣以竹竿半植水中則水中之半必斜其尺寸必短於水上之半此皆光之變也人目所見

皆因乎光光無定象故所見無定形而其實光與氣同類依氣以爲體卽因氣以爲用光亦氣之一端耳氣之可見者爲光氣之可聞者則爲聲雷電鎗礮聲與光同時並發離人旣遠必先見光而後聞聲光因氣現聲以氣傳現在當時傳以漸及測算家以光與聲驗遠近約以時三秒爲一里其實風有順逆風順則聞聲速風逆則聞聲遲不能算也聲有因物而有者亦有不因物而有者因物而有者無論矣風之號於空也雷之奮於地也高山之頂靜夜之中隱隱約約萬籟齊作愈聽愈多者聲之不因物而有者也不因物而有者係乎氣因物而有者亦係乎氣室中擊鼓窗紙皆動庭前爆竹玻璃



爲裂聲挾氣而有力也以指掩耳繁音不絕瓶口置耳其音尤甚聲亦自耳生也物之中空者皆能收聲置罌壁中罌口向內則外聲不入罌口向外則內聲不出瓦枕臥地可聞數十里人馬聲掘坎伏聽可以知敵營動靜空谷之苔響曠野之回聲皆其理也言者心之聲人之言根於心司於肺通於管調於喉舌分於唇齒至神至捷故物之聲有數而人之聲無窮且一言也傳之十人卽爲十言傳之千人卽爲千言亦如火之愈分而愈多故鴻範五事以言配火非獨言也文字者無聲之聲也書契旣作而後人始異於禽獸猩猩鸚鵡雖能語言而終不離乎禽獸者以其無文字也語言必用於覲面

有文字則不必覲面語言施於同時有文字則不必同時語言雖可以相傳而傳之者保無更易保無遺忘乎自有文字以濟語言之窮而一紙傳書如通警欵千年古籍如聆訓詞且不僅聞其言而已并可見其心見其事故天下有語言相通之國有語言不相通而文字相通之國亦有文字不相通之國并有無文字之國然必無無語言之國且必無語言不相通而性情亦不相通之國有性情卽有語言有語言則久而習之必有可以相通者聲之在人如是則凡爲聲者之不測可知而氣光聲三者之充塞天壤無虛不實益可知矣余旣爲卮言數十篇蔡君硯芸謂其中有合於明方以智物理小



識者余因就假其書讀之深服其博所論鬼神及天象  
變異果已先得我心其首卷有氣光聲三論各極精微  
余猶以爲未暢也因并爲一篇以附益之

輿地形勢論

大地形勢不知者以爲西高而東下北高而南下其知  
者以爲地本渾圓無所謂高亦無所謂下余以爲兩說  
皆是蓋無高下者形也有高下者勢也地旣球體則身  
之所處卽爲至高四旁以次下隕試於廣澤大川視百  
里之遠岸但見水光接天不見有岸蓋渾圓之體欲知  
其漸低之數必依入線表之餘弦算之而餘弦之差以  
漸而大故地距身所立處十里僅低七八尺若距百里  
則已低九十丈然遠岸之山不及九十丈高而百里可  
見者以人目可以俯矚不至爲水所蔽又有清蒙之氣  
能升卑爲高也地之高下以遠近分不以東西南北分



此處以彼處爲下彼處亦以此處爲下其實無高下也  
此地之形也地本右旋物之動者右旋更速故水之流  
必自西向東其所以偏於南者則以中國東南兩面皆  
近海人見水之趨海如是遂以爲西北高而東南下而  
不知實右旋之勢使然也此地之勢也地之勢旣然則  
中國之地勢西北爲來脈東南爲尾間西北之氣厚東  
南之氣薄亦自然之理矣禹貢自雍州厥田上上至揚  
州厥田下下皆就地勢之高卑而言作注者以土性肥  
瘠解之誤也古形家謂地氣皆由崑崙而來分爲南北  
故天下之大龍脈有二一循黃河而來秦隴洛陽皆停  
蓄之處至燕京而結穴一循岷江而來成都荆襄皆停  
蓄之處至金陵而結穴此數處皆可建都燕京咸陽金  
陵古來建都者尤多燕秦土厚水深居高臨下南面而  
治尤爲天下至尊之位金陵長江天塹江之南岸羣山  
環拱縣亘數百里天然郭郭然地勢過卑不能控馭四  
方且物產繇滋奢華靡麗易啟聲色之娛故都其地者  
多偏安之朝國祚亦皆短促明初靖難之師幸是一家  
不則鼎已早移矣譬如人坐堂奧則耳目可以四周若  
垂檐而坐則三面不能兼顧此亦一定之勢也故因論  
地勢而并及之



地面積土論

人皆言地面之土日積日高故或有鋤地見街道塼石者或有濬濠見柱礎階砌者余幼時見秋明從父家鑿池深至七八尺忽得古井以塼環蟄視之則塼鋤之如土又有甕椀已碎取片捏之亦成粉惜無年代欸識大約在千年以外古之平地今深數尺積土日高之說自不謬矣然初念土積愈高地必加厚則地球之體亦將以漸而大此不然也蓋地之所積有因塵而積者有因物而積者日光之中輕細飛揚積於几榻旋拂旋生封閉之室盈分累寸春時氣盛北地高燥尤易坌集狀其形色者或謂之紅塵或謂之緇塵或謂之野馬此塵之



積也草木凋腐火後灰燼及一切委棄堆積漸高者此物之積也然二者實皆由地而生塵卽四元行之土晴燥之日或因風颺起或隨氣上升不挾水火亦不至高際浮動旣息仍歸於地是塵卽地也萬物之生長皆取資於四元行卽如草木其根幹枝葉得土爲質得水爲液得氣火爲生機自萌芽以至尋丈自拱把以至圍抱皆是元行會合所成及零落朽腐或成灰燼仍歸於地凡一切有質之物率皆如是是物卽地也塵與物或由地而升或借地成質卽復還地不加少亦不加多只如翻騰一過然則地面積土無非以地積地又安見地球之以漸而大哉

### 潮說

海之有潮山海經以爲海鰭出入抱朴子以爲天河激湧皆誕妄不足道皇極經世以爲地之喘息宣昭潮候說以爲地有浮沈其說亦不確惟應月之說言之者最多亦最爲近理試以浙江潮驗之今之浙江上承徽歙之水來源不遠江水小海水大故其潮特大浙潮之信朔日在子午每日約遲三刻至望日則子潮爲午午潮爲子故大月之潮一月五十八回小月則五十六回以浙江而例他處早晚雖微有不同而每月總計其數必無異蓋大月月周天二十九次小月則二十八次潮之應月固有實驗無可疑矣惟一晝夜月行天一周則潮



亦祇宜一回何以有兩回昔人未有詳辨之者徐朝俊則謂月之所臨與月之反對皆能致潮然地厚三萬里日月光氣皆趨重地心不能及於地之對面於理實不可通今余獨有一說焉潮之往來其勢震蕩凡水之因物而震蕩者必有自爲震蕩之時月光正照之處真潮也與月反對之潮乃水之自爲震蕩而非真潮也設以大盆貯水持盆邊搖之水必往來相蕩若徐徐搖之則不搖之時水亦必自蕩徐徐搖之而令極勻則水之自蕩必與搖時之蕩適相間水在器中其驗如此大海之潮應月而升震蕩之勢不能自已而震蕩之勢旣大則震蕩之相間亦久故一晝夜祇有兩回也且此理不獨驗之水也凡物之動者皆可見設以繩懸一重物以手旋之向左左旋旣定必仍自向右猶潮之應月而一長一消也向右旣定必又向左而回右猶潮之不應月而亦一長一消也人再旋之亦復如是設懸物而東西兩人推之物之東西往還亦同可見潮之應月而升亦必有自升之時此雖臆見卻從體察物情得來不如此不足以達精微之理觀者勿嫌其說之瑣而陋也

篇首所舉四說惟皇極經世之言猶爲近理可以兼通其所謂喘息者卽氣也氣爲元行之本氣至而升氣返而降凡物皆然人之喘息呼則腹小吸則腹大惟水亦然氣入水則長氣離水則消他水消長甚微



金不居言  
人不及覺海爲水之本所故有潮潮之升以氣至而  
升潮之降以氣返而降而氣之所以至所以返實因  
乎月然物隨氣氣亦隨物故其不因乎月者又氣與  
水之自爲鼓盪耳

江河說

中國最大之川曰江曰河然其來源絕遠皆半行塞外  
半流中國黃河之源出西域土魯蕃之南在京師偏西  
二十度外北極出地三十五六度間東行入甘肅蘭州  
之積石山下至甯夏寶豐縣復出塞北行復東南入陝  
西榆林之府谷縣江源古以爲出岷山離四川松潘衛  
不遠然此特岷江之源耳其實江與金沙江合則金沙  
江之源乃爲真源金沙江卽佛經所謂恒河源在後藏  
西北京師偏西二十七度外北極出地三十五六度間  
東南行數千里入雲南麗江府至四川敘州府馬湖廳  
與岷江合江至江南常州府靖江縣入海河至江南淮



金瓶梅  
安府安東縣入海江河之源皆在中國極西然河由北  
行江由南行河之流曲江之流直故其性不同江流嚴  
冬不冰河流則十月卽冰自南來者溫而自北來者寒  
也江流有歸并而無變易河則二千年來入海之處自  
北而南屢經遷徙又江水奔騰直下急流居中而河之  
急流則忽在北岸忽在南岸流直者順而流曲者橫突  
也江水沙少其深不測河水沙多漲壅不常江所經皆  
平坦而河所經者砂磧之地也大江之中水族蕃滋黃  
河則水族甚少江水洲渚蘆葦茂密而黃河則否以河  
水性剛生機少也河在塞外所經戈壁之地有累歲積  
冰不消者水之有冰雖因氣寒然冰過之水每不甚寒

而亦冰河之十月卽冰亦猶是耳防河緊要恆在霜降  
以前蓋盛夏之時塞外必有冰消之水至七八月其流  
始至中國爲患恆在此時故其年北省夏熱過甚積年  
不消之冰亦消河水洪溢必有決口之患當事者尤宜  
先事預防今秦豫沿河有水報之法書現在時刻置竹  
筒密固其口急投河中流至他邑卽可於撈得時驗水  
行之緩急河流雖橫突不拘一方然性必下趨故南岸  
尤爲緊要我朝防河之法與前明稍異前明泗州祖  
陵所在關係尤重故築高家堰以禦河今則專係漕運  
以清濟黃隨時啟閉然自築高堰而淮流入海不暢滙  
爲洪澤湖數百年後洪澤湖愈大必爲江北之患留心



遠大者所宜早爲圖維也

大川之委必有積沙論

凡急流之水灌入寬廣之處勢力渙散其口必有積沙  
卽小水亦無不然余所居距太湖不及十里凡小港之  
由太湖來者歸入大港其口必有一墩土人謂之分水  
墩蓋太湖水濁挾有泥沙灌至大港水力旣散泥沙遂  
停積之旣久便成高阜蘆葦茁茂水漲亦不能沒小水  
猶然况在巨川今按地圖凡大川入海之處其口必濶  
俱有沙洲或可以居人可以開墾卽成縣邑廣東滇江  
綏江錦江入海處海中本多島嶼沙復停壅積爲香山  
縣福建九龍江入海處積爲廈門浙江錢塘江入海處  
乘舟山一島積爲定海縣江南大江入海處積爲崇明



縣黑龍江在北口外蜿蜒萬里至東北入海乘海中山  
島之勢積地長千里濶一二百里黃河來自西域更大  
於岷江黑龍江挾沙亦更多古時河由直沽入海今盛  
京山東相望海面皆古黃河之委其積沙連併盛京以  
南諸島嶼遂成朝鮮一國自後河流屢徙今在江南安  
東縣入海年代未久故入海之口尙小然李春生太守  
爲余言三十年前過黃河河岸有一聚落人居頗多今  
則已入洪流可見河口亦由漸而濶又陶雲汀制軍海  
運圖說言雲梯關外海中有積沙名五條沙商船至此  
必繞避之由此驗之今河入海之處沙已漸積再後數  
百年五條沙愈積愈大合而爲一必將如定海崇明之

可置縣邑矣

余初疑錢塘江受徽歙諸水來源不遠而入海之口  
甚大與大江之口相等及讀阮儀徵相國浙江圖考  
始信浙江卽禹貢之南江蓋岷江過荊州分爲三北  
江由江甯鎮江丹徒至常州之北入海卽今揚州南  
之大江也中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  
海蓋漢時宜興以東不置縣故地里志云至陽羨入  
海南江由今池州府過甯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  
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折而東而北至餘姚北  
入海禹貢不別出南江之名者此爲江之正流不比  
北江中江也圖考據漢書說文桑欽水經孔疏所引



真鄭康成書注以駁韋昭酈道元諸說之誤考證詳  
明至三萬餘言則錢塘江口之大蓋有自來前疑頓  
釋而定海舟山唐時已置翁山縣積沙之大亦有自  
來矣

### 水性辨

前說謂水各異性不特江河然也試舉一二言之四瀆  
中濟水忽伏忽見其性勁疾特異他水源在今河南濟  
源縣入黃河而遂伏不見至滎澤縣自地溢出其脈無  
數望之如星火故其字作熒後人改從水又伏流至山  
東今陽穀縣有阿井卽濟之伏流以水煎膠其性趨下  
可導積滯近年阿井已涸煎膠者濬而深之始可得水  
則濟之伏流益下矣直隸永定河自塞外南流入邊牆  
經蘆溝橋古曰桑乾水亦名無定河此河涸溢不定數  
里之間一日之內忽清淺可涉忽波濤洶湧無定之名  
實由於此淮水在黃河南而其入海反在黃河之北亦



可見水各有性不能相合西北塞外諸水離海既遠無所歸宿往往流百里千里而自滙一小澤旋入砂磧中蒙古人凡遇此類之水皆曰鄂模他若石泉性冽土泉性和長流之水輕停蓄之水重并脈由地來者其味淡由海來者其味鹹又若海水俱鹹而南海有淡水洋海水無冰而北方有冰海水色皆清而西洋有東西二紅海水皆載物而弱水不能負舟水性皆寒而下有硫黃則爲溫泉水皆趨下而貴州之開州有倒流水皆水性使然不可強者

海水味鹹由火論

泰西水法言地中有火火既燥乾燥乾遇水卽成鹹味其說甚確火之烈遇物成灰灰得水卽成鹹味今淋灰湯煮物其味畧鹹是其證也然大地中無處無火卽無處不有鹹味何獨歸海蓋海居最下五味中鹹味獨重重必下趨故歸於海今曬鹽水以雞卵投之卵不能沉又海舟載物入內河則物重而舟必稍下水鹹則重重故負物有力亦其證也人溺鹹人汗亦鹹夏月之汗與勞人之汗更鹹火盛故也且鹹味亦有不獨在海者山西解州有鹽池四川雲南俱有鹽井陝西河套內外多有鹽澤蓋諸地離海既遠而地中各處有火火生之鹹



味無所歸宿旁溢於井澤猶人身中含火之水或降爲  
溺或溢爲汗也 先府君弱冠時至蜀親見蜀中人鑿  
井求鹽或得火井故近鹽井處每多火井但見煙氣上  
升初未有火燃火投之煙皆成火卽於其上煎鹽或引  
至厨竈不須燃薪引之則炎覆之則滅又或以猪泡收  
其煙用線扎口漆封固之遺贈遠客欲試則以針刺一  
孔令煙徐洩以他火引之煙卽成火至盡而滅可見近  
鹽處亦可得火西域有地中海斥鹵千里其側有火山  
高數千丈有火穴數千步其火炎炎不絕又近海諸郡  
遇冬月潮濕之氣收斂地上徧生火硝可見海中有火  
并可爲水火相生之證

### 井水温涼辨

夏月井水涼冬月井水温截然相反雖云氣有升降實  
不如是之甚特不能聚於一時而試之耳若聚於一時  
而試之其温涼必不大異蓋夏月熱氣彌滿地上井水  
不及地上之熱反疑其涼冬月氣斂地上極寒井水不  
及地上之寒反疑其温温涼在人不在水也譬如貧人  
冬月祇衣單衣不勝其寒忽有人贈以緼袍卽覺温煖  
如春設更有富人於此解狐貉而衣緼袍則其寒更甚  
於貧人之衣單衣矣夏月井水之涼猶衣狐貉者之易  
緼袍冬月井水之温猶衣單衣者之易緼袍也或曰冬  
月井水其氣蒸蒸自上夏月井水不見有氣豈人情非



真氣亦假而非真乎余曰然也夏月地上熱極陽氣充塞故井水不見有氣冬月寒極陽氣收斂故井水獨見有氣譬如燃燭於夜光照一室置之烈日之下則火體且不見安見有光又如人口鼻中之氣冬月見而夏月不見豈夏月人腹中亦無氣乎非特此也譬如以火煮飯飯之熟冬夏無異也乃冬月飯熟其氣蓬蓬釜上夏月飯熟其氣絕少豈夏月之飯不待熱而卽能熟乎或曰冬月釜上之氣濃如煙雲隔氣幾不辨物子言夏月熱氣充塞地上將一物無所見矣余曰氣之真無形凡有形者皆非純氣冬月釜上之氣挾水而升夏月陽盛水升卽乾故氣不可見人口中之氣呵於冷物則濕潤

呵於熱物則否冬月呵物則濕潤夏月則否亦其理也然則夏月充塞地上之熱氣本是真氣何至蔽物不見耶故冬夏井水之溫涼非果如人所試之溫涼且不以有氣無氣辨溫涼總之冬夏之井水其溫涼必不大異耳然亦有不可概論者地中之氣春夏上行秋冬下降自是一定之理故井之淺者溫涼不甚別而井之極深者其溫涼固不能無別夏月人近窖冰毛骨俱凜而尋常之井水不及其寒若極深之井以熱湯貯瓶封固其口投於井底便能成冰猶冬月之豆腐熱湯沃之其冰愈堅物極則反理有固然而深井之寒亦於此可見



金瓶梅



